



莲沐初光

作品

从来 念念不忘

© Canglai Niannianwang



我放你在心上
从来不忘



CONGLAI

NIANNIAN

BUWANG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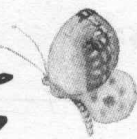
再也没有人
比他们爱得更像傻瓜
一场深情专注的虐心守望

我知道你喜欢我是秘密
也始终等，有一天能带你去远方，看星光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文艺出版社



从来念念不忘



莲沐初光 / 作品

anglai
ianarbarvay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来念念不忘 / 莲沐初光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6. 8

ISBN 978-7-5511-2943-5

I. ①从… II. ①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7053号

书 名: 从来念念不忘

著 者: 莲沐初光

策划统筹: 张采鑫

特约编辑: 廖晓霞

责任编辑: 卢水淹

责任校对: 齐欣

封面设计: 刘艳

内文设计: 米籽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8.5

字 数: 26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0月第1版

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943-5

定 价: 26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从来 念念不忘

Contents | 目录

001 | 第一章
斯人若彩虹，遇见方知有

020 | 第二章
拥有星星的小王子

042 | 第三章
如果全世界只是一场梦

063 | 第四章
忧伤化为积雨云

087 | 第五章
想要赶赴你的每一场邀约

109 | 第六章
你是世上最后一块立锥之地

Carly
Mannenberg



从来 念念不忘

Contents | 目录

129 | 第七章
很爱很爱你，很恨很恨你

152 | 第八章
没有他，我会死

172 | 第九章
是年轻的王，也是冷酷的恶魔

194 | 第十章
星星里藏着秘密，犹如我心里藏着你

215 | 第十一章
他比任何人都爱你

235 | 第十二章
即使全世界与你为敌

Carly
Harrington

第一章

斯人若彩虹，遇见方知有

总有一天，
会有人带我去远方，
去看星光，
去看大海。

-1-

苜苜十三岁的时候，最喜欢玩的游戏是装死。

初夏，麦田被日光染成金箔色，掀起温柔的波浪。苜苜穿着红色的碎花裙，站在田埂上，然后直挺挺地往后倒去。躺在软乎乎的麦秆上，她蜷曲起身体作林黛玉诀别贾宝玉状。

男孩子们呼啦啦地围上来，对着她干号，诉说着心中的悲痛：什么期末考试没办法小抄啦，什么怀念她做值日时的回眸一笑啦，什么怀念她发给他们的巧克力奶糖啦……总之，这个游戏让苜苜觉得自己无比重要。

苜苜最讨厌别人在这个时候打扰她。可是那天，隔壁家的阿牛偏偏没眼色地跑过来大喊：“苜苜，先别死，你家里来人啦！”

家里来人又不是什么稀奇事。

每逢月中，总有一辆锃亮的黑色小轿车停在她家门口，送来大堆衣物和吃食，据说都是城市里时兴的。对于送礼物的中年男女，苜苜的印象不是很深，只记得他们衣着光鲜，笑容可掬。方脸盘的男子有些严肃，鹅蛋脸的女子只会假笑，他们会用火腿肠逗弄她喊爸爸妈妈。



蒨蒨本以为爸爸妈妈这次只是来送礼物，可是刚进门，就看到姑婆抹着眼泪：“妮子，苦日子到头了，你可以回家了。”

爸爸妈妈笑得和善：“蒨蒨，跟我们回家吧。”

阿牛比她还兴奋：“蒨蒨，从此以后你就是城里人啦！”

所有人都比她欢欣鼓舞。

家。

城里人。

爸爸妈妈。

蒨蒨觉得自己的想象力太匮乏，无法勾勒出任何一个概念的轮廓。她向堂屋的屋檐下扫了一眼，发现自己的行李已经被打包好了。

没有人问过她的意见。

泪眼婆娑地告别姑婆和阿牛，蒨蒨坐上小轿车。她向窗外张望，在麦田里玩装死的小伙伴们都回来了，站在姑婆身旁向她挥手。

她鼻子突然有些酸。

“蒨蒨，你有什么愿望吗？”车内的气氛和空调一起降至冰点，岳晞容终于打破了沉默。年近四十的她保养良好，举手投足都有一种贵族范儿。

蒨蒨犹豫了一下，才低声说：“我想去看大海。”

果然，夏爸爸和岳晞容委婉拒绝女儿的请求。在他们眼里，要趁这个暑假将这个灰头土脸的小姑娘变得洋气起来比较重要。还有，让每位家长都操心的一件事——功课。

“蒨蒨，现在海边的阳光太毒了，我们还是等一等再去。”岳晞容掏出湿巾擦拭着夏蒨蒨手上的泥土，“再说，开学后你就要插班，赶紧上补习班把功课追一追。”

愿望落空并没有让蒨蒨有一丝一毫的难过。

去看大海，本来就要和最重要的人一起去看才有意义。而爸爸妈妈，不算。

蒨蒨眯着眼睛看茶色车镜上的折射点，在心里喃喃自语。

总有一天，会有人带我去远方，去看星光，去看大海。

如果生活是一场戏，那么苜苜觉得自己一定走错了剧组。

自己本来应该在尘土里摸爬滚打，怎么会突然成了衣着光鲜的小千金呢？

夏家所在的小区毗邻湖水，风水上占了优势，据说当年的开发商费了好大力气才拿到的地皮。小区内的景观自然不用说，绿树成荫，枝繁叶茂，健身区紧紧挨着娱乐区，许多孩子在玩滑梯，家长们一边看着一边使用健身器材，整个画面其乐融融，完全不同于外婆所居的小镇。

苜苜难受地扭了下腰肢，蕾丝裙子虽然很漂亮，但是裙角刮在皮肤上，又痒又难受。

“这就是……家？”苜苜觉得那一排排的高层住宅楼像是鸽子笼。如果人不会飞，关在里面一定很难受。

岳晞容并未觉察到女儿的心思，温柔地回答：“是的，宝贝儿，我们到家了。”

即便是这样温情的时刻，夏爸爸也没有吭声。夏苜苜顿时敏锐地觉察到，也许爸爸并不像妈妈那样喜欢她。

“来，苜苜，按下这个。”岳晞容示意她按下电梯上的上行键。苜苜犹豫着按下去，发现面前的铁门开了，里面是一个小房间。

苜苜惊慌失措地后退，后背抵上一股推拒力。她抬头，夏爸爸正严肃地看着她：“这是电梯，我们家住在十五楼，你要赶紧学会独自乘坐电梯。”

电梯门缓缓关上，苜苜努力忍住那股不适的感觉，强迫自己盯住不断上升的数字。

只是她没想到，更为痛苦的还在后面。

“滚开！”刚打开门，一只枕头就不轻不重地砸在苜苜的脑门儿上。苜苜踉跄地跌坐在光洁的地板上，惊讶地看着面前的一切。

茶几上堆满了卫生纸，而坐在沙发上的美丽小女孩儿已经哭成了泪人儿，大颗大颗的泪珠儿挂在精致的脸颊上。她看上去近乎虚脱，但右手还有力气



抓起另一只抱枕。如果不是夏爸爸制止了她，苜苜恐怕还要挨第二下。

“小雪，你胡闹什么！赶紧给我收拾整齐！”

岳晞容将苜苜扶起来：“苜苜，那是你姐姐夏暮雪。以前我们从没告诉过她还有个妹妹……走，上前去打个招呼啊。”

话音刚落，夏暮雪已经声嘶力竭地喊起来：“谁有妹妹？我没有妹妹！让她滚，滚！”

“啪！”

清脆的掌声掐断了夏暮雪的喊叫，她懵然捂着脸颊，瞪着震怒的夏爸爸，声音发抖：“爸，你为了这个乡巴佬打我？”

“闭嘴！你声音这么大，怕左邻右舍听不到吗？”夏爸爸阴沉着脸坐下，双手交叉，“都给我过来，我有几句话要交代。”

也许爸爸是要让夏暮雪道歉吧？这会不会让她更加仇视自己？

苜苜忐忑不安地紧挨着岳晞容坐下。

可她很快发现自己想多了。

因为夏爸爸开口说：“苜苜，你以后在外面要喊我们叔叔阿姨，在家才可以喊爸爸妈妈，有人问起你从哪里来，你就说是夏暮雪的乡下小堂妹，来城里借读的。”

苜苜呼吸一窒。

她扭头茫然地看妈妈。岳晞容面容淡定地看着茶几上的玫瑰花纹，似乎没有觉察到任何不妥。

“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夏爸爸说：“小孩子不要过问太多大人的事，总之你要听话。”

夏暮雪也微愕，随即嘴角露出一抹幸灾乐祸的笑容：“这样就更好了，最好谁都不知道我有个妹妹。”

“小雪。”岳晞容忍不住了。

夏爸爸还是袒护大女儿的：“晞容，让小雪有个缓冲时间来接受苜苜吧。”说完他看向夏暮雪，“小雪，你不要以为妹妹会分走我们的宠爱。以后她有的，你也会有。”

我有的，她也会有？

蒨蒨觉得这句话可笑极了。夏暮雪本来就什么都有，而一无所有的人是她才对。

夏暮雪站起身：“爸，你能这样说最好了。”说完，她白了蒨蒨一眼，转身回了房间。

蒨蒨呆坐着，觉得身下铺着针毡。她莫名想起了装死游戏，如果她现在装死，那么夏暮雪肯定会大笑三声。

“为什么要喊你们叔叔阿姨，难道我不是亲生的？”

岳晞容终于有些不忍，劝说着：“蒨蒨，因为某些原因，我们不能认你，你体谅一下爸爸妈妈好不好？”

体谅？

谁会需要一个孩子的体谅和成全呢？她只觉得胸口沉闷，仿佛有一只小野兽在黑暗中睁开了发光的眼睛。

多年后蒨蒨想起这一天，用了无数个贬义词来形容。无忧无虑的小镇生活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兵荒马乱”的青春期。

蒨蒨常常想，自己的身世会不会成为一个永久的谜？

-3-

为什么自己是亲生的，却要生活在乡下？

为什么被接回了家，却要在人前喊他们叔叔阿姨？

没有人给她答案，有的是讳莫如深的态度，仿佛她就是一个瘟神，浑身都充满了禁忌。

没过几天，蒨蒨就开始跟着姐姐夏暮雪上补习班。她们的大提琴老师有澳洲留学经历，英文名叫作 Ann。蒨蒨被 Ann 的美貌震惊了一把，这大概是她所见过最好看的女人。

Ann 轻蹙秀气的眉头，看着蒨蒨抱着几乎和自己同等身高的大提琴，饶有兴致地用手指拨动上面的琴弦。

“铮”的一声。

Ann终于忍不住了：“苜苜，琴弦不是用拨的，你可以在旁边看我们怎么演奏。”

苜苜用力地点头。她是第一次看到大提琴，其讶异程度不亚于看到了宇宙超人。

怎么会有这样曼妙的乐器呢？像年轻女子的身体，优雅、流畅、富有活力和想象力。

坐在一旁的夏暮雪扑哧笑了出来：“老师，你别管她，她没见过世面，就是这样土里土气。”

“你们是姐妹？”

“只是堂姐妹，远房的。”夏暮雪生怕苜苜和自己扯上太过亲密的关系，急急地辩解。

Ann点头，翻开琴谱。夏暮雪又举手问：“老师，谢峥然今天不来上课了吗？”

“他晚点儿来。”

“哦。”

苜苜注意到，夏暮雪的表情有些失落。苜苜小心翼翼地开始拉琴，可惜琴声刺耳得像铁夹下挣扎的老鼠叫声。等到夏暮雪拉到练习曲的高潮部分时，苜苜又不小心碰翻了琴谱。一连串稀里哗啦的声音，彻底让夏暮雪忍无可忍地放下了琴。

“苜苜，你给我出去！”

Ann皱起眉头：“小雪，苜苜可以不碰琴，坐在一边旁听。”

“那也不行！她把我练琴的心情都给毁掉了！”夏暮雪攥紧了拳头喊，“你知道一小时的授课费用是多少钱吗？足够你姑婆生活一个月！”

苜苜被这个真相吓住了。如果知道大提琴课这么昂贵，她一定会安分守己到下课。

最后，苜苜被赶到角落，不许发出任何声音。之所以没有被赶出琴房，是因为六月的天气变化快，早上还艳阳高照，现在已经是乌云密布，雨水倾盆。

雨幕铺天盖地地袭来，夹杂着的还有隆隆的雷声。在雷声雨声中，夏暮雪终于完成第一支练习曲。

没有人搭理苜苜，于是她百无聊赖地将目光放在窗外。不知不觉中，这场夏雨停了。

“我们现在将这支练习曲再来一遍，这次你要注意情感的变化……”Ann 还在向夏暮雪讲解。

苜苜见没人注意她，试着将窗户推开一条缝，顿时嗅到了泥土特有的清新芬芳。Ann的家布置得十分雅致，院子里围着欧式铁艺，缠满了粉色蔷薇。这些比大提琴更让她感到惊喜。云后的阳光在蔷薇枝叶上映出微弱的七彩光，少女就在那一刻笑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有人推开了小院的雕花铁门，发出轻微的声音。

苜苜忽觉心脏停跳一拍。

那是一名年纪和她相仿的少年，穿白衬衫和篮球鞋，裤腿上居然没有沾上一星半点的泥点。他抬眼向窗户这边望过去，眼中淡漠疏离得像冰镇汽水，只靠近就足以感觉到寒意。

尽管冷漠，但无损他的致命风华。因为逆光，所以阳光透过雨露在那些蔷薇丛上架起了一座小小的彩虹。从苜苜的角度望过去，他仿佛从彩虹中来。

那是苜苜第一次看到谢峥然演奏大提琴，也是唯一一次。

他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白皙的手指瘦得惊人，神经质地用琴弓和琴弦碰擦，却能制造出最震撼的乐音。

如果说夏暮雪的乐曲是一条清流，那么谢峥然的音乐就能让空中飞满了安琪儿，支起耳朵就能听到天堂。

苜苜不懂得分析乐曲中的情感层次，只知道他怀抱大提琴的样子无比迷人，像拥抱着自己心爱的情人。一曲终了，Ann忍不住鼓掌：“峥然，你这次考级肯定没问题了。”

“我不考级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Ann很吃惊。夏暮雪干笑了两声：“谢峥然，你开什



么玩笑。”

他已经开始收拾东西：“我不考级的。”

Ann的脸上现出遗憾，仿佛目睹有人暴殄天物：“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潜力的学生，也说过想去维也纳的，就这么放弃了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你把琴砸掉好了，反正你以后也不需要了。”Ann赌气地说了一句。没想到谢峥然居然停了手里的动作，淡淡回答：“好哇。”

死一般的沉寂。

他掏出手机在琴谱架上固定好，然后起身离座。就在苒苒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将手里的大提琴狠狠地砸向地面。大提琴不堪重击，和木质地板剧烈碰撞后发出碎裂的声响。Ann捂住耳朵尖叫起来，夏暮雪脸色煞白。

“住手！”

警告声并没有让他的动作停止。

苒苒忽然觉得谢峥然砸琴的样子真帅，鬼使神差地开始鼓掌。

直到大提琴的琴弦断了好几根，琴身也裂了好大一个口子，谢峥然这才停了手。夏暮雪已经哭了：“峥然，这琴陪了你好几年啊，几十万……”

几十万！

苒苒震惊了。那大概是能堆到她膝盖的一摞钞票，没想到不到五分钟就被谢峥然挥霍殆尽。

“不想学琴了，就砸了。”谢峥然在手机上操作了几下，然后放回口袋，原来他刚才在录像。

Ann的脸色非常不好看，良好的修养还是没能阻止她发火：“谢峥然，你太过分了，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最后一堂大提琴课。”谢峥然的笑容满含不羁和轻蔑。

“就算是不上了，也不能破坏乐器，你这是不尊重音乐。”Ann说。

“我只是觉得，你教不来最纯净的音乐。”谢峥然掷地有声地扔下一句话。Ann的脸唰地红了。

直觉告诉苒苒，谢峥然和Ann之间应该是发生了矛盾。苒苒对谢峥然

的印象从彩虹直接过渡到银月大弯刀，尖锐的，恶狠狠的，不容抵抗的。

-4-

蒹葭很快就知道了谢峥然为什么要砸琴。

从夏暮雪的碎碎念中，蒹葭整理出这样一条线索：谢峥然是离异家庭，当时父母离婚时，爸爸无情地将妈妈扫地出门，妈妈从此不知所终。从此谢峥然就恨上了爸爸，凡事都要和爸爸对着干。因为爸爸想要他考级，所以他就用砸琴来示威。

“有钱人真是神经病一样，反抗一下都要浪费掉几十万。”夏暮雪坐在小汽车里，回忆起刚刚结束的大提琴课，咂舌惊叹。

“那他妈妈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？”蒹葭好奇地问。

“没有，人间蒸发了，真狠心。”夏暮雪往车窗外一指，“土包子，你看，那是谢峥然妈妈留下的一座电影院。有钱人哪……”

那是本市的黄金位置，电影院门口挂着各种院线最新电影的预告，花花绿绿的，都是活色生香的爱情故事。

蒹葭跟在夏暮雪身后进了电影院。夏暮雪拿出千金大小姐的派头问工作人员：“喂，谢峥然来过这里吗？”

工作人员茫然地点头。

倒是旁边爆米花摊位上，一个尖锐的嗓音响起：“夏暮雪，别费劲了，他没来这儿。”

说话的是一个打扮时兴的女生，挑染了一缕紫色头发，双层雪纺的上衣，牛仔A字裙，脚踩一双奶油色的松糕鞋。她不友好地盯着夏暮雪和蒹葭。

夏暮雪轻蔑地说道：“喵喵，你在这里卖爆米花，不也是为了见谢峥然吗？咱俩彼此彼此。”

“贴得那么热乎，他理过你吗？”

“恐怕也没理过你。”夏暮雪掏出一张钞票，“来一桶爆米花。”

喵喵翻了个白眼：“卖谁也不卖给你！”



刚说完，喵喵身后的小门就开了。一个中年妇女走出来，狠狠地在喵喵的头上敲了一记栗暴：“怎么跟顾客说话呢你？！”

喵喵疼得龇牙咧嘴，拉住中年妇女念叨：“妈，夏暮雪在学校老跟我作对，是我的死对头！”

夏暮雪机灵地换了一副表情：“阿姨好。”

中年妇女立即谄媚地笑：“小同学好，要爆米花是吧？”然后凶神恶煞地瞪了喵喵一眼，“你和谁都是对头！还不快弄爆米花去？”

喵喵噘着嘴盛了满满一桶爆米花递过来。

苜苜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那个中年妇女。没有谁比这个中年妇女更像一个爆米花的摊主了——烫成小卷的头发，呈现出圆圆的小山形状，关键还染成了黄色，加上那张国字脸，远远看去就像一桶爆米花。

苜苜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换来喵喵狠狠的一记白眼。

“谢谢阿姨，我不会跟喵喵计较的。”夏暮雪得意扬扬，一边往嘴里扔着爆米花，一边向售票柜台走去。来都来了，她打算看一场最新上映的电影。当然，没有苜苜的份。

“你在这里等我。”夏暮雪留下一句话，就往放映厅走去。

苜苜靠在玻璃橱窗上，闻着爆米花的甜香，哈喇子差点儿流下来。中年妇女递给她一小桶爆米花：“来，这是送你的。”

“谢谢阿姨。”

“哼。”喵喵翻白眼。

苜苜不在意，将爆米花吃出了满汉全席的感觉。最后喵喵终于忍不住了，问她：“你是夏暮雪的亲戚？”

“远房堂妹。”

“果然猜中了，难怪都那么讨厌。”喵喵有一张刀子嘴。苜苜吃着爆米花，含混不清地问：“你喜欢谢峥然，所以才讨厌夏暮雪吗？”

喵喵目瞪口呆，抓起一把爆米花塞进她嘴里：“闭嘴！”

幸好中年妇女在招呼客人，没有听到到这句。喵喵做了一个恐吓的手势：

“喂，你要是敢在我妈面前乱说，我可是会揍你的哦！”

蒹葭懵懂地点头。

喵喵嫌弃地将一本杂志塞进她怀里：“没事干就看看这个，少说话。”

那居然是一本《知音》，蒹葭饶有兴趣地问：“这个讲什么的？”

“家庭八卦。”喵喵闲闲地回答，“我可不爱看。”

家庭？

蒹葭忽然觉得，自己的身世之谜也许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答案。

-5-

那天因为电影太沉闷，所以夏暮雪只看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。她拎走了蒹葭，所以蒹葭自然没能够从那本书里找到答案。

但是这不代表着，蒹葭就此放弃。

蒹葭一直在琢磨自己的身世，为什么自己明明是亲生的，家人却不让她告诉任何人自己是夏家的二女儿？这背后一定有一个惊天秘密。

十三岁正是做梦的年纪。蒹葭小小的身体里有一个闷热又潮湿的天地，能让任何心事腐烂或者发酵。

机会很快就来了。

暑假的补习班结束，夏暮雪约好和同学一起唱歌，所以蒹葭可以单独回家。蒹葭走向街边的报刊亭。报刊亭里，一个干瘦的男老板正在整理着手头的杂志，看到蒹葭走过来，立即热情地招呼：“小姑娘，要什么书？”

“有《知音》吗？”

男老板愕然，嘿嘿地笑：“小姑娘，这个可不适合你看哪。”

蒹葭将一张十元人民币掏出来。

“小姑娘是买给妈妈看的吧？来，这里有减价处理的，我卖你十元四本。”男老板眼里闪着生意人的精明，将几本《知音》递给了她。蒹葭接过来，看到其中一本的封面上，“情杀”“情爱”几个词硕大无比。

“家长都反对孩子看这种杂志吗？”结合老板的态度，以及这些重口味



的关键词，蒨蒨忍不住问。

男老板将十元钱揣进口袋，满不在意地回答：“当然了，不过你别让爸妈看见不就成了。”

蒨蒨点点头，将杂志放进书包，告别了男老板。她口袋里只剩下一个汉堡的钱，足够她有理由在肯德基里待上两个小时了。

狼吞虎咽地吃完汉堡，蒨蒨开始翻看杂志，很快就被里面的故事所吸引住了。等她看完四本杂志，已经过去两个小时。

蒨蒨觉得，她终于明白自己的身世了。

家人不让她在人前喊爸爸妈妈，爸爸不喜欢自己，将自己放在乡下养了十三年……多么像其中一个故事。

在那个故事里，女主人翁婚内出轨，生下老情人的孩子，结果被丈夫知道了真相。丈夫痛恨那个孩子，狠心将孩子放在乡下养育。后来耐不住女主人翁的苦苦哀求，丈夫也想试着伟大一次，于是允许妻子将孩子接回来，条件是孩子不能喊他爸爸。很快新的问题出现了——丈夫每次看到妻子和那个孩子亲昵，就会联想到妻子和旧情人的往事。最后，丈夫终于忍受不了妻子的背叛，手刃孩子，血溅当场。

蒨蒨将自己代入了故事中，发现每一处都是那么吻合。

难道自己是妈妈和别人的私生子？那爸爸该忍受着怎样的煎熬？他不会被他仇恨蒙上了眼睛，想要杀了她吧？

蒨蒨霍地站起来，冲出了肯德基。夜风还未散去暑热，扑在皮肤上热热的，可是她感觉整个人是那么凉。

她在大街上茫然走着，半天才想起要去汽车站坐回乡下的车。可是一摸口袋，所有的钱都已经用来购买杂志和吃汉堡了。

怎么办？她会不会被虐待，会不会被杀害？

“姑婆，姑婆救救我……”

蒨蒨蹲在路边，号啕大哭起来。来往行人如织，却无人为她驻足，更让她感到绝望和无助。

不远处的灯影下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慢慢走过来。不久之前，他眉头不皱